

著名作家格非：

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 ①

张琰

格非 本名刘勇，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，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“江南三部曲”（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）及《望春风》《敌人》《边缘》《欲望的旗帜》，中短篇小说《隐身衣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《褐色鸟群》《迷舟》等。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《雪隐鹭鹭》《小说叙事研究》《格非散文》等。其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意、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。



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作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。

问 您认为写出好文章的关键是什么？普通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？

格非：你的感悟、你的洞见，你对世界有没有看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对世界没有看法的作家，怎么训练也没有用。这个过程，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来积累，涉及到你个人的生活、经历。你对生活是不是严肃、认真，也有关系。有的人匆匆忙忙打发了一生，不经过

大脑，不经过感情的发酵。有的人失恋，会痛苦很长时间，有的人几个小时就忘了。生活、命运带给一个人的馈赠有时候是相当痛苦的，一个人经受痛苦的时候也没想将来把它写成小说，可当他经历了这些东西，一旦想写作的时候，他写作的内容、材料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。

我觉得一开始要做的就是破除迷信。不要觉得那些大作家多么了不起，你也有可能成

为大作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，有的人在各方面修养不是很好的状态下，一鸣惊人写出了传世之作。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作家，他们的文字水平起初并不高，比如沈从文，他早年开始写作时文化水平并不高，他有的是勇气和他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的价值的确信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要能够确信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好的，你无条件地认可这个东西，这样的思维习惯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

的解放感和取之不竭的写作动力，使得你下笔如有神助。我把这称为一种火热的工作状态，你的大脑在燃烧，你的句子都像是在烧，我们所谓的“烧脑”。这样的状态下，你写出来的句子总是漂亮的。有时候不见得和你的写作量、词汇量、读书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。

我们需要解放思想，有时候写作的人畏首畏脚，觉得自己

水平不够、词汇量很少、想象力也不够，也缺乏训练，这种时候就会束手束脚，重重障碍像大山压着你，你是根本没办法写作的。所以我觉得写作的第一步，要训练自己——一旦开始写作，就要处于一种绝对的自由状态，让你放松，有助于帮你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。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，写作需要经历一个不顾一切、糊涂乱抹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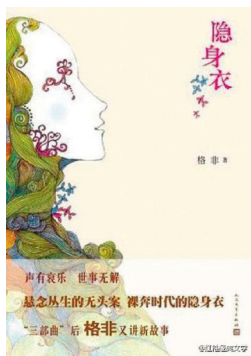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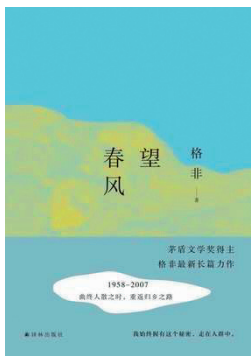
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阶段，这个阶段特别重要。

然后就是精力的投入。一个作家面对电脑、稿纸进行写作，他需要全力以赴，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地，这当中有点像在黑暗中寻找道路。投入90%还是91%的精力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你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一的精力，有的时候你就差百分之一的投入，可能就会差出很多。

“

写作需要经历一个不顾一切、糊涂乱抹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阶段，这个阶段特别重要。

”



格非的部分作品

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，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。

问 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，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。进入新世纪以后，您的创作风格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靠拢，比如“江南三部曲”

被人们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回归，您如何看待这种回归？

格非：简单来说，在整个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运动中，不论是

在欧美，还是在其它国家和地区，作家和艺术家对传统的看法一直是充满矛盾的。一方面是拥抱未来和现在、摆脱过去、描述新现实的冲动，另一方面，

如果传统和历史被彻底丢弃了，个人存在的依据立刻就会成为问题——也就是说，离开了历史和传统，我们实际上无法说明自身。

我在1980年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差不多就处于这样一个矛盾中。《褐色鸟群》这样的作品带有比较强的实验性，但差不多同时写的《迷舟》，其实已经对传统（尤其是历史记忆）有了一些兴趣。但对于这种矛盾，我当时并没有很认真地加以思考。到了1990年代，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、哲学和历史著作，有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任何作品，

直到2003年创作《江南三部曲》。那时，我对于文学创作已经有了相对比较成形的看法。那就是，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，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。

问 您在17岁之前都是在农村度过，这段记忆对您写作“江南三部曲”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和启发？

格非：我在17岁前基本上生活在江苏丹徒的农村。由于我们老家的村庄在长江边，相对偏僻，不通公路，通电也是很晚的事，因此，我的记忆中，多

少保留了一些中国古代村庄的样貌，传统的礼仪风俗相对保存完好。另外，我记事的时候，差不多是1960年代末，对那个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记忆也比较深。1981年之后，我来到了上海，在那里生活了20年后，调入北京。因此我在写《江南三部曲》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积累了三个方面的经验：大城市的生活阅历，人民公社时代的乡村记忆以及历史及古代乡村的遗存。按照“公羊三世说”，差不多就是所见世、所闻世以及所传闻世。这三个方面的经验交织在一起，为《江南三部曲》的写作提供了契机。

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成就耸立在远处，谁都不能视而不见。同时，一百多年来，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，也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传统。

问 您的创作从中国古代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汲取了哪些营养？

格非：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十分丰富。对我来说，至少有以下几个大类特别重要。一是诗词歌赋、散文、戏曲所代表的抒情言志的传统，二是由笔记、传奇、志怪、小品所代表的古文小说传统，三是话本、明清章回体所代表的白话小说传统，四是史传类作品所代表的历史

叙事传统。我认为这几个大类的作品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比如说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既有诗词、戏曲的影响，在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，也继承了史传类作品的笔法。

说到我自己所受到的影响，可能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：

首先是尽可能用平正、辩证和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人物，也就是说，在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时候，不要一开始就抱有偏见。不要把自己的观点

或情感强加给人物，而应当设身处地为人物着想。也就是说，对自己可以有很高的道德要求，对作品中的人物应当具有一定的包容度，这样才能避免千人一面。比如说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薛蟠毫无疑问是个“反面人物”，但曹雪芹并没有完全抹杀他性格中可爱的一面。

其次，尽可能让人物自己呈现自己，不要直接进行是非判断，将褒贬的权力交给读者。在这方面，司马迁是最为杰出

的代表。

另外，就小说而言，通过对话或“声口”来塑造人物，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。我80年代的作品很少描写人物对话，后来在反复阅读章回体小说的过程中，才逐渐意识到人物话语的重要性。

问 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什么价值？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利用这一笔财富？

格非：实际上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，一度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、批判乃至完全否定的激进主义洪流，与此同时，也出现了整理国故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保守主义思潮。这种矛盾运动，与西方文学界在面临现代性冲击时对传统“既拒又迎”的焦虑大致相仿。

我们从陈独秀和鲁迅身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矛盾和焦虑。

我认为，现代文学中出现的这种激进主义虽有些极端，但并非不可理解。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，面对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，如果不对文化制度、思想意识、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语言方式进行大胆的革新，我们如何从一个文明古国迈入现代社会？但时至今日，我们毕竟已经有了更多的余裕和空间，可以更为从容、更为公正客观地面对传统文化。

我认为，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成就耸立在远处，谁都不能视而不见，同时，一百多年来，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，也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传统。所以，我在很多年前就在强调，我们面对的其实有两个传统。中国文学要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必须同时关注这两

个路标。中国的现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在整个世界文学的版图之内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“主体性”尚未完全确立。这需要中国一代代作家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。

问 您如何看待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？

格非：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不多。当然，我知道，以鲁迅先生、老舍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。最近二三十年来，也有不少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，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也越来越频密，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。莫言获得诺贝尔奖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声誉，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如果要去写历史小说，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——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历史事实，尽可能多地去调查与走访，并掌握、梳理相关文献。

问 您的不少小说都以历史为背景，如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迷舟》《边缘》等，您如何把握小说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？

格非：小说在描述历史事件的

时候，与历史学家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。小说家似乎更关注历史事件中的小人物，更关注普通人物的命运和特殊的情感和生活氛围。

至于说到历史真相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

发展过程。我以前认为，小说家完全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，用所谓的当代经验介入历史，去揣度、虚构历史情境是天经地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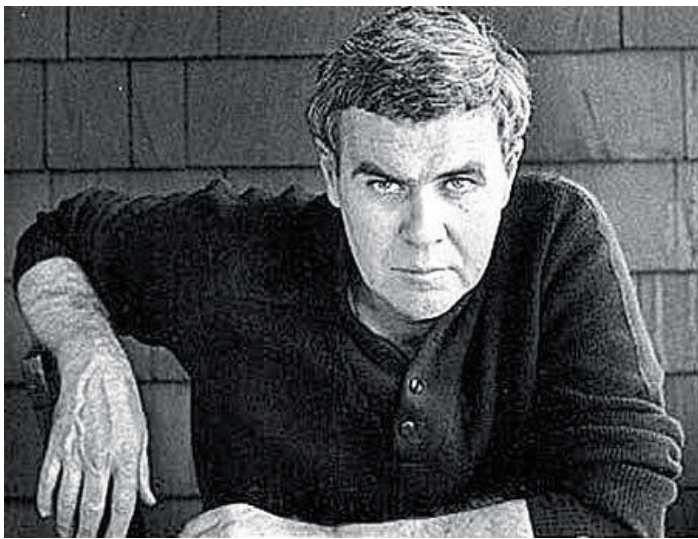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现在不这么看。小说的虚构性不能成为无视历史基

本事实的借口。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句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并不错，但如果将它作为任意虚构历史的护身符，则是有问题，至少是一种偷懒的行为。对历史事实进行细致探究和考辨，本来就应该作家工作的一部分。司马迁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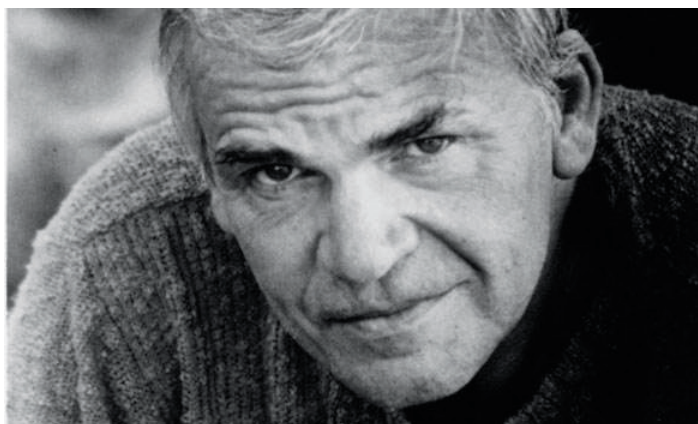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米兰·昆德拉十分看重小说记录历史的作用。他曾说，如果欧洲历史全部丧失，只要小说存在，所有的历史仍然可以复原。所以，如果要去写历史小说，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——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历史事实，尽可能多地去调查走访，并掌握、梳理相关文献。

问 您是一位文学创作者，也是一位文学理论研究者，您对于叙事的研究和探索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。您认为小说当中的叙事，对于呈现历史和世界的面貌有什么独特优势？

格非：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到底是怎样的，有很多的办法。比如阅读社会学著作，或者去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做客等等。但即便你读了十本社会学著作，



雷蒙德·卡佛



米兰·昆德拉

或者直接去美国待上半年，也不一定能够直观地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到底是怎样的。可是，假如你读过一两篇雷蒙德·卡佛的短篇小说，你马上就会知道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所有细节：他们为何喜乐？为何烦恼？为何忧惧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状态如何？

我认为小说所呈现出来的

内容既不是统计数字，也不是社会学调查报告，而是人物在社会环境中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体验。作家透过一定的形式和语言方式，将他的基本生活经验和情感状态直接呈现于读者面前，并寻求认同，这就是小说家在描述社会现实时的独特优势。

（本文为格非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访谈实录）